

血羽簪



娑婆河
著

〈第二册〉



血羽簪



娑婆河 著

〈第二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羽簪. 全3册 / 娑婆诃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 2

ISBN 978-7-5057-3681-8

I. ①血… II. ①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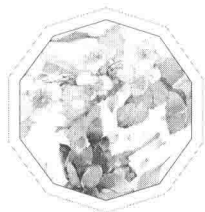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3697号

书名	血羽簪. 全3册
作者	娑婆诃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55.5印张 933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81-8
定价	6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接木移花宫闹乱

001

第二十二章 戏祸辱灾媚无颜

016

第二十三章 生死回环方寸间

031

第二十四章 叠嶂层峦出仙山

044

第二十五章 嬉笑怒骂感情关

056

第二十六章 迷心葬爱两博弈

071

第二十七章 尔虞我诈楚侯府

083

第二十八章 谋乱禅宫祸此生

098

第二十九章 兵围绰云无颜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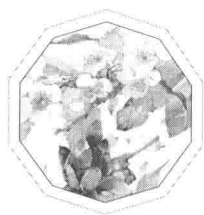
107

第三十章 禅宫斥帝痛苍生

122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搏命抉择为爱生	136
第三十二章	天罗地网诛龙凤	150
第三十三章	三雄抢婚乱朝堂	165
第三十四章	玉锁乾坤厘社稷	180
第三十五章	千丝万缕凤芷兰	196
第三十六章	栽赃嫁祸青柳计	212
第三十七章	妾心如雪伤情时	227
第三十八章	可怜紫河染皇尘	242
第三十九章	托嫁睿王祥云悲	258
第四十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276

第二十一章



接木移花宫闱乱





昏昏沉沉朦胧，氤氲氤氲迷幻。

洞水潺潺，花筏飘飘。

花筏之上，一名白衣女子，静然无声地平身而躺。在她的身侧肩头，赫然摆着那本尚未揭开金箔封印的陈旧古籍。

花筏的另一头，一名白衣男子，飒然端坐，修长的手指看似无意地轻挑慢拢，一曲凄艾的乐音，顷刻间四下回响。

花筏幽幽前行，琴声戚戚而扬，待得花筏浮水而过，洞两侧的山壁上，便次第溢彩流光。

流光四溢，水雾氤氲，点点落英伴着琴声飘飘摇摇散落在花筏之上。

待得一片飞红撒落琴弦，那端坐抚琴的白衣男子，不觉微微凝眉，歇了琴音。

男子轻轻托起那一片飞红，不由得发出一声无望的轻叹。

随后轻扬衣袖，任由指尖的飞红，飘然而落。

举目抬眸，映在那溢彩流光，氤氲水雾之中的，却是一副毫无温度的寒冰银甲。

飞红点落，在水雾中划出一道道凄美的弧度，随后便是悄然无声地随波逐流。

一如那花筏之上，沉睡不醒的红颜。

琴声复起，水雾渐浓，一朵旋复似是不甘飘零逐浪，在一众落英之中，倔强地破雾飞升，决绝一般想要冲破那周身的迷雾，去寻得久违的自由和欢乐。却不料飞旋不过片刻，便随着周遭骤然而起的明光，被一滴重重的水滴强压着飞坠而下，不偏不倚地点在了那花筏上的红颜眉心。

飞花飘摇而坠，香露点点而落，看似无意地轻敲着那白衣女子的眉心，不过片刻，白衣女子原本舒展的黛眉，在一瞬间微微凝蹙，原本僵硬的手指也在一瞬

间悄然而动。

而端坐抚琴的白衣男子似是丝毫没有觉察到，那花筏上的红颜，已在片刻间有了生命的迹象。男子依旧合眸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之中，驱筏而行。

是谁？谁在奏乐？为何乐声这般凄婉？

我在哪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耳边不时响起的流水叮咚之声，犹如地狱阎罗的催命魔音，声声不绝于耳。凤羽刚刚生出的几分希望，在刹那间没了踪影。

好累。

就这样，结束吧。

再不想看着身边任何一个亲近之人，丧生在无休无止的阴谋和杀戮之中。

如果，这就是结局，或许再好不过，至少，自己可以解脱了。

就这样结束吧。

心中默默想道，任由过往的种种是非在脑中回放，似乎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能让她重新点燃生的希望。可就是这样，脑海最终定格，却还是那一副看似熟悉，却又陌生到令她望而却步的银甲面具。

你，可曾想过我，不是为了兵书，不是为了让我无从揣摩的密谋，只是单纯的思念；你可曾像我一般，总是会不经意地想起你一样，想起我？

就在我跌落到最后一刻，我还在庆幸，岛主，我终于为你拿到了兵书。

可是，对不起。

你对我而言，太过神秘，又太过遥远，我凤羽怕是撑不到能再见你的时刻了。

对不起。

我，真的喜欢你。

可是，今生，这浅浅的缘分，终究抵不过世上太多沉重的阴谋。

对不起，来生，再见。

就这样想着，不过须臾，求生的信念，便在刹那间随着滴滴花露，无奈地破碎，滑落，融在身下的水波之中。

花筏行了数里，却见一座石桥巍巍立在水雾之中，诡异的七彩之光照耀着桥身，看上去是那样神秘。

花筏停止了漂流，琴声也在顷刻间戛然。

白衣男子又是一声长叹：“你我缘分已尽，我能做的，只是送你最后一程。希望若有来生，你不再背负这一身沉重的仇恨，能活得轻松痛快。”言罢，悠悠



起身，悄然运力伸掌，激扬起一片水浪。

七彩明光骤然炫目，那水浪在迎空而起的刹那间，齐齐凝滞，顷刻间顿在空中。

白衣男子转身运力，只见凤羽周身顷刻间生出一个偌大的水晶棺，随着白衣男子的翻掌生风，那水晶棺缓缓没入了方才被他劈波而生的水道中。

水晶棺方一入水，白衣男子猛然撤了掌力，那凝滞在水中的水浪，顷刻间轰然而坠。两条黑白相间的鱼儿，不知何时从水浪中生出，转瞬便围着那水晶棺衔尾而绕一番。

白衣男子看了一眼那水晶棺中的安然红颜，随后目光悄然移向她身侧肩头的古籍：“你我相识一场，于理于情我不该夺你所好。风姑娘，一路走好。”

山洞之外，蓝天依旧，白云如昔，一阵和风吹扬起洞口的垂藤，只见那斑驳沧桑的洞口岩石之上，隐隐透着三个大字——水云洞。

江水悠悠，随波而流。

伽蓝苑外的竹林，一片萧肃。

“夫人……”

紫莹干裂的双唇刚一开启，两行热泪便忍不住簌簌而下。

鸾奕涵闻声，冷冷地转过了身，径直瞪着一双盲目，不屑地冷笑道：“还能活着回来？不错。”

紫莹“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悲声断续道：“夫人……我对不住夫人，对不住东楚皇璃一族……璃洛太子他……他恐怕……”

她的话未说完，鸾奕涵便扭头转身，手持铜杖径直朝着伽蓝苑中走去。

“夫人……”

紫莹悲声凝眉，正要说什么，却听得那鸾奕涵漫不经心地问道：“此去函谷，可是如愿破了那斩龙台的护关阵？”

紫莹垂泪颌首：“夫人料事如神，圣女娘娘果然驾取得了那烈焰琴。只可惜斩龙台的护关阵虽破，烈焰琴却也毁了，夫人，紫莹办事不力，甘愿受罚。”

鸾奕涵闻言，顷刻间仰首，放声大笑起来。

“夫人……”

紫莹不明所以，又是一番疑惑的泪眸相向。

却听得那鸾奕涵狠狠言道：“贱人，你以为经你完善的护关阵天下无敌，无

人能解，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你是怎么败在我鸾奕涵手下的。”

紫莹见她情绪激昂，一时间万千话语凝结在喉头，却一句也说不出，只好再次垂首，一番垂泪。

“只要能破得了阵，莫说毁了一架烈焰琴，就算是毁尽天下奇珍异宝，我鸾奕涵也在所不惜。”

鸾奕涵顿了脚步，微微侧首朝着紫莹投去赞赏的目光：“紫莹，这次你做得不错，本夫人要好好赏你。”

紫莹闻言，愈发心痛：“夫人，璃洛他或许已遭不测……”

只是她的话还没说完，便再次被鸾奕涵打断：“此去函谷，舟车劳顿，你也算是筋疲力尽了。好好休息，接下来，本夫人有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去办。”

紫莹见她似是丝毫不关心璃洛的生死安危，一时间有些急躁，顿时抬步追了上去，张臂挡住了鸾奕涵的道路：“夫人，洛太子或遭不测，您作为他的娘亲，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他吗？难不成，您所谓的任务、计划，就是跟一个已经死了多年的人，打一场永远没有意义的赌？您……”

“放肆！”

鸾奕涵顷刻间暴跳如雷，飞起铜杖，重重地打在紫莹的肩头。

紫莹吃痛趔趄，“噗”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别以为本夫人夸你几句，你就可以得意忘形。本夫人要做什么，为何而做，还轮不到你来管教。”

紫莹忍痛起身，垂首恭敬道：“夫人息怒，紫莹不敢，紫莹只是觉得洛他……”

鸾奕涵冷哼一声，径直拄着铜杖走入伽蓝苑。

“做好你分内之事，至于其他人，是生是死，与你何干！”

紫莹垂泪颌首，内心的悲痛和着身体上的疼痛，顷刻间蔓延了周身。霎时紫莹只觉得喉头血腥上涌，紧接着那被憋闷在心胸的悲伤怨恨，随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璃洛……”

冬日的阳光散着天寒，禅宫苑里那袅袅而升的佛烟，伴随着声声木鱼，在阳光下小心翼翼地弥漫开来。景太后跏趺而坐，在那金尊大佛前，一番虔诚地默诵着佛经。

木鱼声声未歇，但见一名太监迈着急急忙忙的碎步朝着禅宫苑跑了进来，会



意地凑近多罗嬷嬷的耳畔，悄无声息地一番耳语。

过了许久，木鱼声戛然而止，紧接着景太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多罗嬷嬷见状，随即躬身搭手，将景太后扶了起来。

“娘娘累了吧，老奴备好了清菊茶，给娘娘解解乏，可好？”

景太后释然一笑，小啜了一口香茶，旋即长叹一声：“说吧，便是你想要保我清静，怕是这南川后宫，也总会有人不安分地想要哀家不得安宁。”

多罗垂首，恭敬道：“娘娘主持后宫，便是有再多的鬼祟，终究也会化作佛前香灰。”

景太后闻声凝眉，微微摇头：“怕就怕总有那么个例外，纵是火焚刀割，换了形态，却还是要阴魂不散追缠着你。”

多罗嬷嬷听得此言，不由得也皱了眉，可一时间似是也想不出什么更为舒心的宽慰之辞，是以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景太后摇了摇头，似是想要甩掉头脑之中的那莫名的烦恼，旋即威声问道：“是慕芊宫还是藏凤宫？又出了什么乱子？”

多罗闻声急忙上前，肃声道：“回太后娘娘的话，藏凤宫这几日倒是没出什么乱子，只是听奴才们私下传言，凰贵妃每每夜深人静之时，都会垂泪哀思在那函谷之乱中，没了踪迹的楚璃侯。”

景太后冷笑一声：“她若不装装样子，又怎么顶得住东楚‘璃珮公主’这顶帽子？”

端起茶碗，正要轻饮香茶，却在一瞬间似是想到了什么，不觉抬眸问道：“南宫若哪里可有什么异常？”

多罗嬷嬷欲言又止，景太后见得此状，不禁皱眉生疑：“慕芊宫不是有皇上最信任的京都侍郎亲率重兵明里暗里地护着，怎么？难道便是这样，也没防得住那藏凤宫的人？”

“回太后娘娘，藏凤宫倒是没对那祥妃娘娘有什么不敬不恭，只是……”

“哦？”景太后放下茶盏，满心疑惑地问道，“但讲无妨。”

“那日里，听闻祥妃娘娘不知为何，悲伤落泪，任是谁劝也无济于事。圣上疼惜那祥妃，着京都侍郎带了宫外的戏班子，到得慕芊宫为祥妃娘娘解闷散心。说来也是奇怪，素来对圣上冷眸寒颜的祥妃娘娘，那夜里却对圣上极尽谄媚，是夜，圣上留宿慕芊宫。”

“但到了第二天，不知为何，这祥妃娘娘却无论如何也不愿再进圣上，

说什么是因为一时贪杯，畅饮坏了容颜，不想以污面毁了自己在圣上心目中的形象。”

景太后听得此番言语，一时间愈发疑惑：“竟有此事？”

多罗嬷嬷默然垂首，景太后缓缓起身，一边莲步轻踱，一边暗暗沉吟。

“那慕芊宫可曾宣了御医？”

多罗嬷嬷静然无声地缓缓摇头，景太后顿足凝眉：“她出身无为山庄，虽说她那亡兄南宫少不通医理，却熟谙药材。莫不是这南宫若也懂得几分修颜之术，自己开了药材来服用？”

“御药房那边，也未有丝毫求领记录。”

“哦？”

.....

追云逐日，一瞬间逼得那日头隐了光芒。慕芊宫内外，一番灼人心腑的慌张。

连罄双膝跪地，双泪涟涟悲声而言：“侍郎大人，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娘娘。”

欧阳宇手持佩剑，一脸焦灼地来回踱着烦乱的脚步，如今听得那连罄此言，顿时愤然瞪大了双眼：“当初，你们是怎么答应我的，说好了去去就回，我这才不管不顾地违了圣令，掩护你们主仆二人出了宫。却不知，你们主仆到底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敢在圣上眼皮子底下，弄得这么一出……唉！”

连罄见他脚步愈发慌乱，一时间更加哭得厉害：“奴婢错了，奴婢知道错了，求侍郎大人救救奴婢！”

连罄声声告饶未歇，忽然间听得门口响起一声慌乱的通传：“太……太后娘娘驾到。”

欧阳宇闻声一惊，连罄的脸也在刹那间没了血色，紧接着“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京都侍郎当真是竭尽全力，为了护佑慕芊宫的安全，竟然都到了驻足寝宫的地步。”

话音刚落，但见一脸怒容的景太后，缓缓从那屏风处走了出来。

“启禀太后娘娘，祥妃娘娘这几日偶感风寒，坏了嗓子，再加上前几日不慎……不慎染了面疾，甚是心忧，实在不敢污颜噪噪，毁了天家声誉，是以一早便吩咐下来，便是皇上来了，也不许通传。”



景太后听得此言，愈发笃定了慕芊宫中藏着蹊跷，是以冷笑一声，不紧不慢转身，稳稳坐了下来。

“欧阳侍郎对祥妃娘娘的事，倒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欧阳宇眉宇鬓角早已汗意涔涔：“臣承蒙圣上器重，委以重任，实在不敢掉以轻心。”

景太后面容之上挤出一抹冷笑：“欧阳侍郎能如此这般忠心于皇帝，当真是我南川的福气。”

言罢一边冲着多罗嬷嬷摆手示意，一边威声道：“连一个外人尚且都能对皇上的爱妃如此这般体贴入微地关怀，当真是令哀家这个做婆婆的汗颜。多罗，你且拿了上次珂玉郡主自西戎带来的回春画颜膏，亲自给祥妃娘娘擦上。”

“老奴遵命。”

此言一出，欧阳宇刹那间变了脸色，那周身惊颤不已的连罄，也在一瞬间目瞪口呆。

多罗嬷嬷不动声色地自袖中摸出一方小巧玲珑的白玉瓶，径直绕过玉石屏风，快步朝着南宫若的卧榻而去。

欧阳宇想也不想地飞身而起，下一刻径直张开双臂，挡住了多罗嬷嬷的去路。

多罗嬷嬷冷然一笑：“侍郎大人是信不过老奴，还是信不过太后娘娘？”

欧阳宇心惊肉跳：“嬷嬷久在太后娘娘身前侍奉，虽算不上天家皇贵，但也算得上是这宫里德高望重的前辈，论理岂敢劳嬷嬷亲自动手。”言罢，也不待多罗嬷嬷回话，径直高声朝着匍匐跪地的连罄疾声道：“连罄，还不快替你家娘娘上药。”

连罄闻声一怔，慌忙直起了身，忽然间只觉面前陡然投来景太后那锐利如刀锋的目光，是以刚刚挺直的身躯，陡然间再次匍匐在地。

欧阳宇见那连罄丝毫不敢动身，一时间焦急，想也不想就要去夺多罗嬷嬷手中的白玉瓶。

“嬷嬷受累，还是让在下将这药膏转交给连罄姑娘为好。”

多罗嬷嬷冷眸侧目，反手将欧阳宇的手掌压下：“莫非侍郎大人是要公开违抗太后娘娘的旨意？”

欧阳宇再无托词，掌下却是不甘，一时间双掌绕纱而斗，不过须臾便过了数招。

两人只顾着交掌相向，却丝毫没有发觉，那纱帐之中的床榻之上，一个玲珑的身躯正奋力朝着床榻边缘奋力挪去。

景太后听得那屏风之后一番窸窣，顿时起身，正要朝着那床榻处走去，忽然间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紧接着又是一阵“咕咕噜噜”的滚动声。

景太后正兀自纳闷那声响从何而来，却见面前的玉石屏风一阵剧烈地摇晃。

连馨闻声抬头，却不料刚一举目，便见那玉石屏风径直朝着景太后扑面压来。

“太后娘娘小心。”

连馨惊呼一声，想也不想地从地上爬起，一把将景太后推在了一侧。

景太后踉跄倒地，尚未来得及回过神，只听“哐当”一声巨响，那玉石屏风径直将连馨死死压住。

“护驾。”一声疾呼响起，紧接着一众侍卫纷纷持剑闯了进来，径直将景太后团团护住。

“哎呀，撞死我了。”

随着一声焦躁声响起，众人不觉闻声相望。

但见那散碎的玉石屏风后，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一名身着粉衣的妙龄女子。

欧阳宇长叹一声，推开多罗嬷嬷的手，双膝跪地，坦言道：“太后娘娘息怒。微臣办事不力，未曾保护好祥妃娘娘。微臣甘愿受罚。”

郊青柳听得欧阳宇此言，眼珠子顷刻间骨碌碌一转，待见得众人莫不肃声而跪，一时间瞪大了双眼，一脸兴奋地伸出手指，冲着景太后，大声叫道：“你就是……”

孰料话未说完，只觉得腿窝处一阵剧痛，整个人不由得“扑通”一声，屈膝跪在了景太后面前。

“哎哟，疼死我了。哪个不要命的狗奴才，竟然敢偷袭本宫，看本宫不要了你的狗命。”

郊青柳满脸愤怒地高声叫嚣，正要奋力起身，忽然间只觉颈间一凉，待得回过神，这才发现早有几名侍卫，手持长剑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景太后满面威严地将那郊青柳一番上下打量，旋即抬步上前，凝眉问道：

“你是何人？”

郊青柳一见那剑气寒光，顿时收敛了气势，赔笑道：“太后娘娘，我是郊青柳。您可能没有听说过我，但我对您的事，却是知之甚详呢。”



景太后原本见她一张娇俏的面容下，隐隐透着几分嚣张，本就生着几分警惕，如今听得她说出这番话，一时间不由得缩眸凝眉：“哦？郊青柳？”

“是啊，是啊，我就是郊青柳。或许太后娘娘从前未曾注意过我，但家父郊卜言想来太后娘娘一定不陌生吧。”

景太后一听她言及“郊卜言”，登时一怔：“你是钦天司郊卜言的女儿？”

“正是！正是。”

郊青柳愈发兴奋，正要起身，忽然间只觉颈间压力，旋即柳眉倒竖，怒然冲着一众侍卫喝道：“没看见太后娘娘在跟本宫说话吗？还不快把你们这些臭屁玩意儿从本宫身上拿开。如若不然，本宫定然把你们统统拉出去砍了喂狗。”

多罗嬷嬷听她一口一个本宫，不由得心生疑惑，是以悄然附耳在景太后耳畔，一番耳语。景太后微微凝眉，须臾缓缓摆手。

“你们退下，没有哀家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

.....

欧阳宇一见那景太后铁了脸，顿时怒然：“郊青柳，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若想活命，趁早收敛了你这张嘴脸。”

郊青柳一见那欧阳宇青筋暴怒，一时间眸光闪烁，口中依然不甘示弱地挑衅道：“怎么样？狗奴才，有种你杀了本宫。看太后娘娘不把你这个狗奴才打死才怪。”

多罗嬷嬷冷冷一笑：“郊千金，欧阳侍郎秉持圣命护卫慕芊宫，即便是有失职守，合该有圣上和太后娘娘做主，怕是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吧。”

郊青柳闻声柳眉倒竖，正要朝着多罗嬷嬷破口大骂，忽然间只见景太后双眸一瞪，朝着自己射来一道威严。

郊青柳狠狠咬牙：“哼，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本宫不跟你这个贱人一般见识。”言罢，煞有介事地伸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理了一下已然褶皱凌乱的衣衫，清了清嗓子，一边屈膝施礼，一边刻意朗声朝着景太后叩拜道：“郊青柳叩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景太后见她言行举止甚是粗俗无礼，不由得厌恶地瞬目侧首，朝着欧阳宇威声质问：“欧阳侍郎，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圣上天家，竭心尽力地护佑祥妃娘娘。但不知眼下，你把祥妃娘娘护佑到哪里去了。”

欧阳宇正要凝眉回复，那郊青柳却毫不知趣地跃身而起，高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

景太后寒眸之中，杀意冉冉，冷然扫了一眼那郊青柳：“哀家问的是他，轮不到你插嘴。”

郊青柳话未说完，便被景太后给压了下来，顿觉尴尬，不由得羞怒了脸，却又不敢朝着景太后发泄，只好转头朝着欧阳宇狠狠瞪了一眼。

欧阳宇顾不上理会郊青柳的嚣张，旋即凝眉正声道：“回太后娘娘的话，祥妃娘娘的确不在宫中。”

此言一出，一脸怒然的景太后，顿时缓缓起身：“弄丢了宫里的娘娘，此等滔天大罪，欧阳宇，你说，本宫该怎么罚你？！”

欧阳宇匍匐：“卑职罪该万死。但罪臣还是斗胆，请太后娘娘多容罪臣苟活几日，待罪臣寻得祥妃娘娘后，自当领罪受罚。”

多罗嬷嬷闻声不由得皱了眉，旋即兀自沉吟：“如此说来，欧阳侍郎也不知道现在祥妃娘娘所在何处？”

欧阳宇长叹一声，缓缓垂首，旋即满是郁愤地扭头朝着郊青柳狠狠瞪去。

“祥妃娘娘的下落，恐怕只有此人知晓。”

景太后听得此言，不由得愤然侧目看向那郊青柳。

郊青柳一见众人齐刷刷把目光投向了自已，顿时端起了架子，负手抬头，一番刻意地东张西望。

景太后见她一番嚣张，顿时冷笑一声，缓缓回身落座。

多罗嬷嬷见状，顿时冷声朝着郊青柳警告道：“窝藏宫妃，意图不轨，可是死罪一条。若想活命，合该速速招来，太后娘娘素来仁善，只要你肯一五一十地坦白，或许尚可保住你这条小命。如若不识时务，恐怕宫里就只能差人通传郊大人，来给你收尸了。”

郊青柳听得此言，不由得起了几分胆怯，旋即讪讪回眸，怯生生地窥了一眼满面威严的景太后，咽了口唾沫，不情不愿地清嗓说道：“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地要让我替她入宫。要怪你们也怪不得我。”

景太后与多罗嬷嬷面面相觑，随后心中甚是疑惑地将眸光锁定在郊青柳身上。

郊青柳一见景太后注意到了自己，顿时有些受宠若惊的欣喜，旋即愈发兴奋地将那夜南宫若夜访郊府一事说了个一清二楚。

“就是这样，她说只要我告诉她凌睿王在哪里，她就愿意让我代替她入主慕芊宫。”



景太后听得真切，一时间再次怒然。

“简直荒唐。”

景太后拂袖而起，正要训斥那郊青柳，却在的一瞬间似是想到了什么，不觉微微转眸，再次将那郊青柳一番打量：“如此说来，你当真知道凌睿王是生是死，身在何处？”

郊青柳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心中虽有几分胆怯，嘴上却依旧是一番逞强：“当然知道。”

“哦？”

景太后闻声，不觉提高了声调，试探性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祥妃娘娘如今与凌睿王在一起？”

郊青柳径直领首：“那是自然，要不然她怎么会答应和我换了身份，如此一来，她也好顺利地去找那睿王爷。”

景太后闻言，再次警惕地与多罗嬷嬷一番对视。

“看来，郊千金当真得了郊大人的真传，也可占星行卜，悟道参谏？”

“本宫……本宫自然是有几分本领，你这个老奴才，以后若是再敢对本宫不敬，本宫定然要你不得好死。”

郊青柳自以为是的一番威胁，却不想，在多罗嬷嬷看来不过是一番画虎类猫的蠢钝，是以冷冷一笑，再不理睬她。

“快说！祥妃娘娘和睿王爷现在身在何处！”

欧阳宇心中的惊诧方歇，面容之上便再次浮现一抹焦急。

郊青柳鄙夷地扫了欧阳宇一眼：“本宫凭什么要告诉你这个狗奴才？”

景太后见她刻意嚣张，顿时冷笑一声：“那，哀家有没有资格问一问？”

郊青柳一听此言，顿时喜笑颜开：“那是自然。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只要太后娘娘能答应我，我立刻就告诉你他们的下落。”

欧阳宇闻声瞪目：“大胆！”

“让她说。哀家倒要看看，郊卜言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千金，究竟是何等的旷世奇才。”

郊青柳黑眸迅转，旋即负手踱步，清了清嗓子说道：“第一，请太后娘娘赐本宫免死金牌三张，日后若是本宫一不小心犯了什么错，也好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景太后冷冷一笑：“三张？哀家还以为你要没收了这南川皇族的所有免死